

詩心漫語

木末紅萼

文 | 王淑均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王維〈辛夷塢〉

山林中的芙蓉開放在枝頭頂梢，那般紅豔燦麗，超然群芳！澗水畔的人家一片靜寂，毫無人蹤，木末芙蓉兀自地綻放朵朵花蕊、也兀自地飄零凋落。

既有澗戶，何以無人？紅萼自綻，繽紛何勞人賞？我恆在枝頭綻放，我恆是燦麗豔紅。澗水潺潺、澗戶錯落，是真無人而寂乎？是我心靜寂，非為得人矚目賞望，讚歎美譽；而當花期已盡，必當零落，我心依舊靜寂，人之嗟嘆唏噓何嘗入耳！摩詰寫花，實寓己懷。

怎樣的生活體察可以令人投身於波詭雲譎的宦宦生涯卻能保有安然的際遇？又是怎樣的生命修為方可以讓人出入於喧嚷嘈雜的塵囂恆是擁有悠然清淡的心境？

陶淵明的「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固然自謂是「心遠地自偏」，但這卻是源自於「誤落塵網中」的痛覺，於是抖落一身塵埃——「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斷然歸隱故里，躬耕自足，採菊東籬，與仕途再無所牽纏，

心自悠逸閒適。

可王維依然縱身於大唐盛世政爭頻仍的浪濤中，他是如何能衣袂飄然、胸次曠然！曾經，他高吟著「相逢意氣為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的俠氣豪情；曾經，他低迴著「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的眷戀執著。然而，安史亂起、長安陷落，身遭拘囚，亂平後陷賊官員被定罪時，他幸以被囚時所寫〈凝碧池詩〉中懷著「百官何日再朝天」的忠耿而獲無罪，是否讓他感受官場人生許是一場荒謬劇？隨著對塵寰的洞察、長齋安禪的修為，生起了「愛染日以薄，禪寂日以固」的淡然覺知；化成了「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的灑然無著。於是他雖未掛冠歸隱，即使身在魏闕，心境是空靈閒澹，亦宦亦隱。

澗戶寂寂，芙蓉紅萼，自開自落，無限生機妙用蘊於此，摩詰能參得而無礙，千古衆生，流轉人間，衷心慕之否？